



红楼梦

的心理世界

杜景华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红楼梦

的心理世界



红楼梦的心理世界

杜景华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的心理世界/杜景华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3. 10 (2009 年 1 月重印)

ISBN 978-7-5402-0611-6

I. 红... II. 杜... III. 红楼梦-心理描写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9042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213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目 录

一、贾宝玉的自由与彷徨·····	(1)
二、一颗压抑的心灵	
——林黛玉爱情心理分析·····	(37)
三、薛宝钗的“存在”·····	(77)
四、《红楼梦》反映的心理意识·····	(97)
五、曹雪芹的生死运命观·····	(121)
六、前八十回之梦	
小引·····	(141)
1.第一回甄士隐夏日之梦·····	(143)
2.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境·····	(145)
3.十二回贾瑞单相思梦及“正照风月鉴”之苦·····	(151)
4.十三回王熙凤梦秦氏托梦·····	(154)
5.十六回秦钟魂魄离身之梦·····	(158)
6.二四回林红玉思贾芸递帕之梦·····	(161)
7.二六回林黛玉潇湘馆之梦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166)
8.三四回贾宝玉挨打后“半梦半醒”之梦·····	(170)
9.三六回贾宝玉睡中呓语喊骂“金玉姻缘”之梦·····	(176)
10.四八回香菱学诗“梦得佳句”之梦·····	(180)
11.五六回甄(真)、贾(假)宝玉之梦·····	(185)
12.五七回宝玉“痴迷”幻影之梦·····	(194)

13. 六二回史湘云醉卧之梦·····	(197)
14. 六六回柳湘莲昼见尤三姐魂别之梦·····	(204)
15. 六九回尤二姐病中见尤三姐前来劝告之梦·····	(206)
16. 七三回宝玉小丫头陪读困睡之惊梦·····	(211)
17. 七七回宝玉梦晴雯魂别之梦·····	(212)
18. 七八回宝玉小丫头讲述晴雯死后司主花神之幻 影（非梦非幻，而似幻似梦）·····	(214)
七、后四十回之梦	
小引·····	(219)
19. 八一回补宝玉、凤姐中魔之境（亦如梦）·····	(219)
20. 八二回林黛玉“痴魂惊恶梦”·····	(222)
21. 八七回妙玉“走火入邪魔”之梦·····	(226)
22. 八八回王熙凤室中闻鬼而惊梦·····	(229)
23. 八九回林黛玉闻宝玉定亲常听有人叫“宝二奶 奶”之梦·····	(231)
24. 九八回宝玉寻黛玉死魂之梦·····	(234)
25. 一〇一回凤姐遇秦氏鬼魂之幻影（非梦似梦）·····	(238)
26. 一〇九回贾宝玉欲梦林黛玉而无梦·····	(242)
27. 一一一回鸳鸯死前见秦氏接魂引路之梦·····	(245)
28. 一一二回赵姨娘死前中邪祟呓语（神竭幻影亦 如梦）·····	(254)
29. 一一三回王熙凤“附魔”见尤二姐之梦·····	(260)
30. 一一四回凤姐死后归册之梦·····	(261)
31. 一一六回贾宝玉复入太虚境得“悟仙缘”之梦·····	(262)
32. 一二〇回花袭人见宝玉出家做和尚之梦·····	(266)
33. 一二〇回贾政见宝玉大红猩猩斗篷拜别之幻影 （非梦似梦）·····	(269)

一、贾宝玉的自由与彷徨

人格与“病态”

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小题的后一部分，因为许多人可能对“病态”二字尤其不满。

对于贾宝玉，如果我们一般地讲他的性格是非一般的，是属于怪异的，甚至说他是变了态的性格，大概都不表示反对。因为书中早已写明了：他是个怪胎，是非常世所见的“混世魔王”，是“顽劣异常”的、“极憨顽的”人。他“无故寻愁觅恨”，“有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他“禀性乖张，生情怪谲”，等等。但如果进一步问个为什么，不少人也许认为不屑一答。“他的怪诞是那种社会造成的”或“他的这种性格是曹雪芹要那样写的。”或许只是进一步讲：“这是贾宝玉的内心矛盾造成的。”用思想怪异便造成性格怪异来解释，这解决了伦理的逻辑因果关系；但我们这里进一步需要解决一下人体本身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并可以作用于外界的那一种逻辑因果关系。比如我们讲：“贾宝玉因对封建道德不满、并且他的主张及思想行为不见容于那个社会，在封建制度衰败腐朽的沉闷窒息里，造成了贾宝玉的怪诞性格。”这完全合乎逻辑，也是事实。然而我们要问：对于贾宝玉性格变态之后如何给予生理的解释。这难道是没有必要的吗？对于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我们都可以从科学的角度

1

——读书箴言——

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
辨认出自己！

——尼采

加以介说，为什么对于人的性格问题却取回避的态度呢？

这样提出问题，也许使人觉得害怕：是否我们要把文学研究变成生理研究呢？我们是否要脱离文学作品的社会的、伦理学的基础而把研究引向歧途呢？否，我们既非有意写一篇生理学论文，也无意改行去做个医生，恰正是我们要深入地剖视一下贾宝玉的心理，以找出他的致病原因并进一步循着这个脉络探索出他的言行轨迹。

贾宝玉这个典型，是作家曹雪芹根据他自己对周围生活的深入观察、了解，并结合他自己在生活中的深刻感受，从现实人物中加以提炼用艺术手段虚拟出来的人物。由于这个原因，说贾宝玉同曹雪芹一样，是我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一个人物，这一点恐怕不会受到反对。这和就认为贾宝玉与曹雪芹是同一个人不是一样，尽管我们认为贾宝玉身上可能有曹雪芹本人的许多性情：包括思想、见解、脾气、性格等等。为了使我们在分析中不至使二者发生混淆，我们分析贾宝玉时主要以书中描写为依据，然后再扩大开来推及于社会。

我们先从贾宝玉在贾雨村口中出现的第一个名言开始观察（我们这里先按正常的性格状态进行分析）。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这里贾雨村虽说贾宝玉讲的是“孩子话”，然而却在讲述中出现了一个“清”、“浊”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大概早产生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到了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屈原则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宋玉《渔父》）在《离骚》中，屈原对于世之溷浊作了许多具体的描绘，以表明他不见容于当时，这以后就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形容社会的黑暗与自己理想抱负的传统概念。贾宝玉用“女儿”和“男儿”这两个

人人皆可常见又容易从现实中加以联想的人群概念，实际是讲的“清”与“浊”的对比，即他的理想追求与黑暗现实的关系；则我们就不难明白他这些听起来怪诞的话的含义了。这实际上应是曹雪芹自己的理想，他只赋予这个人物身上罢了。这说的是他心中有了信念，当他觉得内心中有清静之地，他才头脑清醒；否则，他就会糊涂了。而他心中的这种追求、理想，这种“极尊贵”、“极清静”的心灵之境，远要比佛、道教给人们的虚无缥缈的空、无境界真实得多、美好得多，也更能使他得到安慰和鼓舞呢。所以，他绝不准人们随便亵渎它。关于以清、浊概念赋之以人，在前代也早已有过，如晋袁准《才性论》曰：“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就这段话来看，似与贾雨村所论“天地生人”同出一理。按贾雨村所论：“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此外，若正、邪两气相遇，则“正不容邪，邪复始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必赋人，……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第二回）对于曹雪芹的哲学思想，从他借贾雨村口所讲的天地万物皆为“气”所生来看，是属于哲学之气一元论学说的，因此是唯物主义。而如这“气”在未降生于人之前便已假定有了各种性质，因而便早决定了所生人之种类不同，则又走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那末这里所说的“清气”与“浊气”及“清世”与“浊世”的观念是否全无联系或者全属两种概念范畴呢？其实二者是有联系的，前者不过是后者衍化出来的具体到人的区分之概念而

——读书箴言——

人生的大悲剧不是人们的死亡，而是他们不再爱人。

——毛姆

已。如袁准《才性论》中（因有脱文难知全貌）就有“贤”与“不肖”的概念，这实际属于社会的道德范畴。

讲了上面一些，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曹雪芹写贾宝玉的言论既有“气以赋人”的现实根据，又并非将“清”、“浊”二字完全局限于人的观念，他无非是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通过贾宝玉这个人物来表现，他只能写贾宝玉这种“孩子话”和他“孩子”般的怪诞信仰。

那么贾宝玉心中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说简单了就是“情痴情种”。我们看看宝玉说的一些呆话：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第十九回）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其时了。（第三十六回）

看了上面两段话，我们再联想到第五回贾宝玉在秦氏房中睡觉时的描写，“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个所在。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于是贾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虽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这已经很明白，在贾宝玉想来，他要整天被“情”守住，一辈子还不算，哪怕到死了，还要“情”的泪水把他尸首漂起来。而且，除了“情”，他什么都

4

读书箴言

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歌德

不要了，宁可离家，也可与外界一切事物相隔绝。贾宝玉入了太虚幻境，便入了“孽海情天”，那对联是：“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看来，“情”已成为贾宝玉周围的一切、生活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为“情”所占据了。

中国古代作家对于“情”字常有“情志”与“情爱”两种概念，曹雪芹在《红楼梦》沿用了这些概念，而此处所强调的显然只是贾宝玉的情爱观念。不过，假如我们对贾宝玉的情爱追求只观察到这里为止，那么贾宝玉的形象便与一个肆意追逐异性的浪荡公子、“色鬼”无异。这里我们看到曹雪芹在艺术创造中借用了一些类似宗教的手段（梦游太虚幻境的神话世界），在这种宗教神界的外壳中创作了艺术，同时也假借了这种宗教气氛，把人物的情欲升华了。为此我们看到太虚幻境警幻仙姑于贾宝玉听了“十二支曲”后向他说：

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这一段话就无异于对情欲的低级形式的批判。之后她便又分析道：

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

5

——读书箴言——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维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亚里士多德

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

这就把我们从原来对贾宝玉只顾追逐异性、无限地满足低级的“情欲”概念中解脱出来了。贾宝玉的情爱观是一种高层次的，是属于精神审美范畴的东西。借用秦可卿的判词，第一句为“情天情海幻情深”，即不仅“情”是充溢着宇宙的，无边无际，而且是一种幻情境界。幻情，即佛教中需要悟第一义才能理解的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也难以用什么形容的最高境界，它只可以“神通而不可语达”。当然，曹雪芹借助贾宝玉这个艺术载体所发挥的这种情欲境界，仍是一种多义的概念，这里似乎又包括爱情（专属男女二人的），又包括广泛的情爱。也正因为这种概念的广泛的、巨大的包容性，使曹雪芹对这个“情”的概念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和解释，也使他的主人公贾宝玉在处理与诸种女子关系时，难以把男女爱情与人与人之间的属于广泛友情划清界限。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专门分析，现在只好打住，让我们仍专心致志地分析贾宝玉的“情欲”境界。

从前面引的警幻仙子话中我们已看到了，由于贾宝玉对于“情欲”境界的不懈的追求，使他“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由此而“见弃于世道”。他被社会孤立了。贾宝玉的被社会世人所孤立，自然也还有他自己的原因。还是在这一回中我们看到，当他在宁国府欲睡中觉时秦氏先引他“来至上房间内”，宝玉抬头看见有一幅画了《燃藜图》故事的画儿，“心中便有些不快”，待他看了那幅教人在社会中立足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则“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似乎心生厌恶已到极不

-----读书箴言-----

喜欢读书的人，就仿佛是把生活中非常寂寞的晨光，
换成了巨大享受的美好的时刻。

——孟德斯鸠

可耐。当然从曹雪芹本人来讲他是有反世俗的体验的，根据他的一生经历已对官场污浊世俗可憎及礼教杀人等深有体会，从而对这一切抱有憎恶的态度，但对贾宝玉来说，他是没有这种体验的。曹雪芹是根据自己的生身体验以及他对封建社会世俗的一切憎恶情感，刻意地将贾宝玉写成一个天生的情种。能口吐人言之石生于青埂（情根）峰下，它根结于情，因而生出来便是一块“情石头”。这石就像被用某种化学原料冶炼过的一样，通身上下从里到外已充满了“情”的原质。这样，它除了与外界的情缘可以相容之外，对于一切“非情”物质都将发生互斥的反映。这样我们看到贾宝玉对社会上一切现存的被世俗认为的惯常理念和应遵守的惯常秩序都加以“批驳诮谤”，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以上情形，我们就不难判断这样一种现实：即从当时正在按照“以理杀人”（戴震语）观念生存着的社会秩序来讲，它不仅一点也不需要贾宝玉这个人物，而且不能容忍他的存在；从贾宝玉这个人物本身来讲呢，则无疑他已被这个社会群体抛离出来了。女娲氏炼石补天共成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可见其孤立的程度。贾宝玉（被弃之石）的这种处境也有两种意义：即从贾宝玉做为人格的自我实现来说，他自由了，并且高度地、充分地、完全地自由了（因为他在自己的感情世界中，已能够完全地按自己的意愿去追求了）；但另一方面，他因追求的生存方式与社会惯性乖悖而从那整个运行的链条中脱落下来，因而他完全失去了安全感。“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便是这种失落感的典型反映。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一种孤独彷徨、焦灼忧虑甚至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贾宝玉的“自由”，只是一种“个人感”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比较强烈地意识到了他自己做为一个“人”

7

——读书箴言——

书读的越多而不假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很多；但当你读书而思考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很少。

——伏尔泰

的存在。或者进一步说意识到了其中一些价值，当然这还不属于从理性上认识到的价值，而只是从感觉上认识到了这么一点。“个人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尤其在中国古代人的意识里，有时常常难以分辨清楚。追溯历史来看，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便带有一定的“个人感”。后来陶渊明把这种思想叙述得更明朗：“深感老父言，稟气寡所谐，纡轡诚可学，违己诟非迷！”（《饮酒》）陶渊明认为自己从根本气性上就与世人难以相容，违背了“自我”逢迎于世、与世俗同流合污，岂不是糊涂吗？从陶渊明到李白、杜甫乃至苏轼、辛弃疾等等，都曾不满世俗，在作品中呼唤了自己的理想，然而也都只是意识到了个人的存在，应不是现实社会规定的方式。但究竟如何真正实现“自我”，大多数人心中的概念并非十分清楚。陶渊明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但那又太嫌复古，从躲避世尘而又差不多回到了老庄虚无世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是将理想置之古人。到了明代李贽，则是从向前的角度提出来了，他的“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却毕竟放到了现实的人生价值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萌芽使“个人感”得到提高，因为在交换领域里，买者与卖者不论什么人，都以平等的个人身份参加交换。这样我们看到，比较强的而又比较明晰的“个人感”在明代中叶再度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曹雪芹生活在康、雍、乾时期（前尾后初），这时候在我国东南沿海及南方长江流域，个体手工业和民间贸易，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当中包含了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性质，可以看做是从明中叶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被封建统治者一度扼杀）于新形式下的复活。而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个人感”，却也曲折地存在（从黄宗羲、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等）着，并且愈来愈强烈起来。曹雪芹刻画的贾宝玉典型，他的以“情欲”实现为中心的个人追求及满足，便是这种“个人感”增强的具体表现。然而这里

——读书箴言——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托尔斯泰

我们同时又看到，曹雪芹赋予他的意愿载体——《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所追求的“情欲”，既是个人的又是整体的。虽然我们在进行艺术评价的时候，不容置疑的应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完全独特的个人典型，也就是“黑格尔老人讲的‘这一个’”。但从曹雪芹全力刻画这个“情种”意向来看，他还较多地含有社会意识整体的趋向性，而缺乏单个个人的趋向性。我们这里不是在批评艺术，在艺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个性的统一中，曹雪芹的艺术创造是绝顶的成功的。我们这里仅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进行一种意识的探讨，仅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看到贾宝玉除了作为情欲的矢志不渝追求者个性之外，其他自我意识个性并不多（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另章分析）。这不是艺术家的过失，而是中国的一向以整个社会群体做为思考的出发点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贾宝玉做为曹雪芹着力刻画的主人公，这种思维方式特点自然也会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束缚着他。这样不仅造成了贾宝玉这个人在生活中许多令人不解的、同时也不无遗憾的缺点；另外就他本人做为一个社会个体的存在来说，也自然更增加了他的孤独感以及时时的自我忏悔的心情。他是孤寂的、焦虑的、彷徨的。

这样我们便又看到，贾宝玉虽然在他个人的意识境界里是自由了：因为他与一切旧的封建理念、一切世俗约束等等在主体经验上全部隔离开来了；或者说脱离出来了、不再受它们的限制了。但就贾宝玉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来说，他并没有获得做为“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可以平等地存在的权利；因而他还没有生存的自由。贾宝玉在当时的社会中被认为是不肖子，假如任他的那种“自由”发展下去，便如贾政说的成为“暴殄轻生的祸患”，辱没祖宗颜面的“逆子”，并且还会“酿到他弑君弑父”的地步。这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个极可怕的前途。当然，即使贾宝玉就当时的意识来说，还没有成为那样极可

——读书箴言——

最本质的人性价值，就是人的独立性。

——布迪曼

怕的“祸害”；他至少对当时社会是毫无用处的。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多情公子在他们未经醒悟改弦易辙去进取功名前，最后沦为乞丐的实不乏见。因为不啻男女情爱除使当事人愉悦之外，本身不能解决口食之资；即使他们在这种情思解放中生产的诗歌词曲，也不能使世俗社会看到眼前的经济效益。诸如大观园中起社作诗填词、无限嬉游快乐的众女儿们，他们虽然生产了精神产品；但终究又不能够离开乌进孝从佃农们那里收缴来的实际生活资料而生存。

这样我们无疑看到了贾宝玉于生存中不可避免的面临的两个矛盾：一个是他自由的灵魂与不自由的客观世界的矛盾；一个是他希望自由地生活与他根本无法靠自己解决生存问题的矛盾。贾宝玉天天以一个情种的形态任性生存着，他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充分地实现着他的“自我”；然而他却有一天不被社会所抛弃，并且一天天地从灵魂到肉体要把他扼杀掉。另外就贾宝玉自己来说，他虽然在大观园中找到了爱情，从他心爱的女儿身上得到了心灵的安慰，但这些对于一个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存在的历史意义的人来说，一不能从整个社会群体感中获得安慰、取得心理平衡，二不能与群体一起去创造财富，实现人类自身的追求，这一切于他来说都是痛苦的。安慰欢愉，对他都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精神满足而已。在他心灵中潜伏着的、长久的意识领域里，永远是一种不平衡状态。《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常常以空寂无聊，日常生活中成为富贵闲人、无事忙等等情形，便是这种不平衡心理的曲折反映。

到这里我们便有可能再回过头来谈一谈关于“病态”问题。西方精神分析学家对于人的心理病症有过许多分析，我们觉得其中非科学性的东西不少；况且我们毕竟不是医生，因此不准备在病理学上去做蹩脚的探讨。这里我们打算借用的，是想说明贾宝玉在神经功能上由于外界的压力和自我内心的焦虑，确实呈现了某

——读书箴言——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

种轻微的病态。至于他到底属于哪一类精神症，还需要医学家去分析。比如他的骤哭骤笑，自己没事对自己讲话等等，都应属于一种精神功能症状。他的专爱喝女儿喝剩下的汤、爱用女儿洗脸水洗脸、爱吃女儿口上的胭脂及“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等等；从精神分析学角度讲，都属于一种变态心理的反映。当然按曹雪芹创作的意图仍在表现贾宝玉对于情欲的追求，或者只是一种夸张的写法。但它们既已成为贾宝玉性格之一部分，并且这些行为从贾宝玉这样一个活人身上表现出来，我们便没有理由置之不理。

最后我们再申明一点，从曹雪芹本人来看，他主观上首先强调的，应是贾宝玉生存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他身处的是个百孔千疮的、不能再延续下去的、“气数已尽”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挽救的了。然而，同时也不能否认，从他创作构思意图来讲，他刻划的贾宝玉这个典型，也是个病态的人。尽管曹雪芹对于贾宝玉在介绍中常常说着反话，也尽管曹雪芹本人还不能从医理上准确分析贾宝玉的精神症候（虽然人们都认为曹雪芹深通医理）；但向这个病态的社会抛出这样一个病态的人，也并非不合乎曹雪芹的创作心理。曹雪芹之所以将贾宝玉写得这样乖戾异常、行动言论殊异悖逆，不见得没有他的医理知识为根据。《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写了一个怪猴，后来的鲁迅写了狂人与阿Q等病态怪人，曹雪芹为什么不可以写一个以荒诞为表现特征的病态形象贾宝玉呢？因此，贾宝玉是一个病态社会中的病态痴儿、情种，这就是我们希望得出的结论。而贾宝玉也正是在这种荒诞的病态中，全部地实现了自己的人格。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除了以病态出现，他又怎么能实现自己的人格呢？

-----读书箴言-----

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罗丹